

宗影自兹去, 颀音依旧在

——清明追忆饶宗颐教授

□陈韩曦

我和饶宗颐教授的相识,是从他的背影开始的。

2003年7月5日,饶教授在汕头大学图书馆题完匾额后出来,赶着要去礼堂演讲。86岁的他在前面走得飞快,看着他笔直的背影,怎么追都追不上他。这时刚好下课,他几乎淹没在人流之中,情急之下,我大声地用潮州话喊:“饶教授!饶教授!”他回过头来,莞尔一笑,“你也是潮州人啊!”见到国学大师,我心里原有些发怵,但看到饶教授慈祥的笑容,这种感觉全消散了。突然听到家乡话,饶教授也显得特别开心,我们一见如故,他问我,潮州最近发展得怎样?我作了简单的介绍并请他有空回家乡看看,就这样说着我们一起走进礼堂,饶教授随即登台开讲,他开讲的题目是“如何建立和发展‘潮州学’”。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,“潮州学”是以全球潮人为研究对象的,涵括历史、地理、文化、哲学、经济、人物、社会等关于潮汕人文的一门学问。从文化视觉讲,潮州话、潮州民居、潮州菜、潮州工艺、潮州工夫茶、潮剧等也是“潮州学”的研究范围。

20世纪90年代,“潮州学”是由饶宗颐首先提出。自此,该学科开始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瞩目,成为一门以潮州地区历史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深具地方特色的学问。“潮州学”是国学的部分,我深深地被他所讲的“潮州学”吸引住了。饶教授说,我谈“潮州学”这样一个题目,一是希望大家一起为“潮州学”发展而奋斗,二是提醒身为潮州人的自己必须在有生之年为家乡多做点事。饶教授的这段不忘初心的话体现他的人格魅力和生命精神,受他的人格魅力影响,我渐渐地对国学产生兴趣,并最终成为“饶学”的追随者。

由于封闭的原因,早期内地对饶教授缺乏了解,大家不知这位“世奇才”早在1962年已在法国拿到儒译汉学奖,这在西方人眼中可是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要厉害。饶教授学艺双馨,著作等身,我立意将他在海外发行的书引进到国内,让更多人能读到它。我的想法得到饶教授公的认可,他随即授权我在大陆地区开展此项工作。饶教授著作的出版得到了人民大学出版社、故宫紫禁城出版社、花城出版社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。2006年7月由我主编的《梨俱预流果——解读饶宗颐》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,该书是内地首部全面系统地介绍饶教授学术、艺术生涯的著作,我把它作为献给饶教授90岁生日的礼物。回想初次编辑此书,还是饶学门外汉的我对自己很没自信,不知从何入手,饶教授看到我的彷徨,他用家乡话说:“勿惊,我来教你。”他好像专为我开办了一对一的“速成班”,悉心指导,一起用餐,谈到兴起时,他随手就在餐巾纸上为我解答问题,多年下来单餐巾纸就累积了上百张;一起出差时日历纸、信封、小纸片都会变成教我的小黑板,他在上面写着、画着、涂抹着,想尽办法将他的学问教给我,让我尽快掌握和运用。有人问,饶教授懂六国语言,擅长粤语、国语,为什么偏偏跟你讲潮州话?这是饶教授对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的表现,他曾说:“我是潮州人,潮语是我的母语,不论走到什么地方,我的根永远在潮州。”

80多年来,饶宗颐教授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中有关“潮州学”的论文118篇、专著10部,各占他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十分之一和七分之一。2011年4月,针对当时存在的时弊,为了“潮州学”的健康发展,他指出应该解决一个

“真”的问题,为此他发表《说真》一文,这篇既简短又珍贵的文章,我将它编入《长洲集——选堂诗词评注》(花城出版社)内文首页。《长洲集》是他和(hè)“竹林七贤之一”阮籍的82首咏怀诗的结果,阮籍的“悲愤哀怨,隐晦曲折”的诗风,引起饶教授深深的共鸣。饶教授又忆想苏东坡早年谪居惠州,饭饱之余和陶公诗作,雅趣难以言表。情之所至他在香港长洲岛上仅用五天时间就和(hè)完阮诗82首,这是他“真”性情的集中抒写。阮诗四十二首原句云:“保身念道真,宠耀焉足崇。”直称“真”为道。庄子更认为:“不离于真”谓之至人。“饶教授的一生如同至人,永远追求‘真’的真义。他提倡的‘求真务实’做法,为‘潮州学’的发展导夫先路。他认为,自古到今的学人只有自身做到‘真’,修成大德,其学术才能‘不朽’。做人、做学术必须‘求真、求是、求正’,‘求是’,‘求真’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、科学精神,遵循客观规律。千教万教教人‘求真’,千学万学学做‘真人’。‘求是’在于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;‘求正’就是不要拐弯抹角,要弘扬正气,秉持正直,坚持正义。只有‘是’和‘正’,才能永远立足于世。”

2011年清明节前后,在跑马地英皇骏景酒店,我向饶教授请教出版《饶宗颐集》的有关事情。交谈中他随手拿了餐巾纸题了一首词,一首70年代初他创作的词,词牌是《水调歌头》,题目是《留别星洲诸子》,1973年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时所作,词中反映了他的人生追求与治学心得,是十分难得的诗词杰作:

“百年只一霎,离别在须臾。至人用两致一,寸寸即功夫。尝踏重关万里,又绕离亭千树,飞隼击平芜。苍山渺无际,平地总长途。”

古今事,争且夕,费踌躇。藏天下于天下,莫莫愚公愚。定久便智慧出,霜重自然冰至,辛苦待春锄。栏外春如日,一任子规呼。”

题完此词后,教授手指“离别在须臾”,他说: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我把‘珍重’改成‘离别’,是为了说明人生短暂,随时可能离别。”我明白,饶教授特赠此词,是在透露他的心声。他两岁失去母亲,十六岁失去父亲,日寇侵占潮州,生活硬把他与最疼爱他的祖母拆散,从此游学天涯海角,和家人聚少离多。他一生经历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,故他太懂太懂相聚的重要。须,在于珍重须臾!写到这里,我终于明白:为何我们坐在一起时,他总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,为何一直用慈祥的眼光看着我……

清明日那天前夕,在饶教授的铜像前,我含着眼泪将《留别星洲诸子》这首词念给他听。望着他面带笑容的铜像,我回想起最后一次见面,同样是在香港英皇骏景酒店,见面后离开时饶教授居然破天荒地朝着我挥挥手。跟他相处这十几年,每次吃完饭送他上车,给他系好安全带后,他都会开心地像敲鼓一样敲着玻璃窗跟我们告别,就好像在说“下次再见”。而这一次,他居然眼睛一直看着我们,朝着我们挥手,一直到车子远去。也许那时,他已经在跟我们告别了。而我却看不懂他的深意,只看到他的背影,就如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,他在前面走得飞快,我怎么追也追不上。可是这一次,无论我再怎么大声地用乡音喊他,他都没有再回头。

此时,我仿佛听到天空飘来了一个声音,“百年只一霎,离别在须臾”,这是饶教授公用母语潮州话在念叨,那是多么熟悉的乡音。

宗影自兹去,颀音依旧在。

清明是一个文化符号

□王晓宇

在传统文化的脉络里,清明是一张画着乡愁的地图,这张地图会指引着我们回到故乡或精神的家园,找寻自己的根。

每年清明这一天,不管路有多远,不管事有多忙,无论身在哪里,无论身处何地,都会风尘仆仆地回乡祭祖,给已故的亲人上坟扫墓。即使回不了乡,也会找个十字路口,买点香烛,烧点纸钱,再洒上两行清泪,默默寄托一下心中的哀思,追念一下逝者,“慰藉”一下另一个世界里的先人。

在城市化进程的洪荒里,每个人都走得慌慌张张,每个人都走的茫然而迷惑,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无所适从。对故乡的认知,越来越模糊,而清明节这个文化符号让人们找到归乡的路,它是乡愁的载体,是文化的传承,是一个人精神上的结点。

一脚踏在故乡的土地上,淡淡的泥土清香扑面而来,那种感觉踏实而厚重。清明前后,地气上浮,空气中弥漫着暖暖的春意,花朵含苞,草木回春,冰雪消融,溪水潺潺,小鸟站在枝头欢唱,就连群山的轮廓也变得柔软可爱了。农民们在山野坡地忙着种瓜点豆,节气不等人,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籽”,这个道理农人最懂。

梨花风起,春意盎然,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清明似乎总是跟雨有关,似乎总是跟魂有关。潇潇细雨,轻愁如烟,仿佛是离人的泪滴。跟故去的人叙谈,是肃穆的交

流,没有眼神流转,只有灵动的对视。扫墓祭祖是清明节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,是家族血缘的脉络和延续,是对先人的缅怀和追思,生生不息地传递着一种精神。清明这一天,人们会扶老携幼来到墓地,庄严肃穆进行祭拜,颇有仪式感。

扫墓祭祖也是古人过清明最重要的内容,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《寒食野望吟》里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扫墓祭祖的场景。寒食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仪式,清明节前一两天要禁烟火,食冷食,这个习俗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当然,除了寒食扫墓祭祖外,还有一系列的活动,诸如踏青、荡秋千、拔河、放风筝、插柳、植树等等,每一项都是清明节这张地图上一个重要的节点,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活动,编织了密密麻麻的乡愁,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忘记,无论长到多老都存续在记忆里。

清明是一个明媚和忧伤参半的节日,明媚的春光中笼罩着一丝淡淡的忧伤,这忧伤,来自对逝者对先人的怀念和感恩。清明是一张乡愁地图,在一脉相承的延续里,思乡怀亲,祭祖扫墓,上一炷香,捧一抔土,不仅是尽孝,也是寻根,知道自己的来处,知道自己的去住,坦坦荡荡地走在路上,肩负着代代又一代往下传承的责任。

清明时节,总会有一缕风吹拂着你的心田,总会有一滴雨润泽着你的乡愁,如果你仔细看,会在清明这张地图上找到你的根和乡愁。

人生看得几清明

□文贤猛

对于生,我们格外关注。对于死,我们总不坦然。我们乐于谈生,我们恐于谈死。“死”是中国词汇中最悲催的一个词。

把生想明白了,我们生得明朗。把死想明白了,我们死得清明。

“生也死之吐,死也生之始,孰知其纪!”在庄子看来,生死相互为徒儿,相互变换,死亡只是回到它未出现在世人之前的那种状态而已,如同落叶归根,生生不息。

“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驹之过隙,忽然而已。”庄子认为,人生天地之间,如同一匹白色的骏马跳过一道沟壑,只是顷刻之间的事情。

古今中外能够把生死看得如此透彻的,当首推庄子。

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。司马迁的生死观,肺腑感言,感动天地。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文天祥的死尽忠报国,光照千秋。

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。伟人毛泽东的生死观大气磅礴,惊天地,泣鬼神。

“砍头不要紧,只要主义真,杀了夏明翰,还有后来人。”夏明翰、向警予、杨开慧、瞿秋白、方志敏……多少革命仁人志士法场就义,英勇献身。他们高唱《国际歌》,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,书写人生最后的辉煌!

“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诗人泰戈尔的生死诗情画意,恬然如诗。

作为凡夫俗子,对待死亡,我们自然无法达到庄子那样的透彻,司马迁那样的高度,文天祥那样的伟大,毛泽东那样的大气,夏明翰那样的慷慨,泰戈尔那样的恬然,面对死亡,更多的还是恐惧。可是不管你以什么态度来对待死亡,它都会蹒跚地向你走来,不以你的意志做丝毫的变化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众多的烦恼,痴迷的执着早早地放下呢?为什么我们非要等到“生命终结”时才能看透呢?

我们华夏民族是一个敢于把生死想清楚看清楚的伟大民族,你看我们设计和形成的传统节日中,至少有四个节日在潜移默化地触发我们对生死的考量——

清明节。仲春与暮春之交,冬至后的108天。古人杜牧给了他节日基调: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我们欢庆生的欢乐,我们也得思死死的严肃。燃上烛香,摆上鲜花,记住我们的先人,后人才会记住你。

端午节。农历五月初五。龙舟竞渡,美食粽子,欢快和美食的内核还是为了纪念投江的爱国诗人屈原、视死如归的伍子胥,感动天地的孝女曹娥。

中元节。农历七月十五日。不是国家法定的节日,却是乡村铭心刻骨的日子,我们设食祭祀、燃香烧纸,祭奠死去的先人,祭奠飘飞的孤魂,看似很迷信的活动,其实同样是对死的尊重、对死的缅怀。

春节。农历大年三十。不管有多远,所有的浪子都会在这个节日小住,所有死去的先人都会回家,所有的苦难与疲惫都烟消云散,如果说清明端午中元的节日,我们去看我们死去的先人,春节则是他们回来和我们团聚,我们敬天敬地敬祖先,把团圆的幸福渲染到极致。

我们的生百花齐放、千姿百态、万紫千红,撒去永垂不朽、千秋万代这些精神之上的东西,想明白了,生与死就像人的两个点,一个起点一个终点,这两个点都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,不管生是多么辉煌,人生的最后就是一抔土丘,一座坟茔,这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。

在那些关于生死思考的节日引领中,我们也许一下领悟不到也看不到先哲的认知高度,但是去看看祖先的坟茔、看看奔流的大江、跪拜、燃香、献花,想想我们的生,想想我们的死,那也是人生很正能量的课程。

坟不是自己长出来的,坟是用泪水和黄土堆起来的。

坟不会自己走路,坟里的名字却能飞越千山万水飞越悠悠岁月,走进我们的怀念……

所以,坟在语法上归为名词,坟在我们的人生思考中却是动词。

坟是一个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动词。

人是动物中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高等动物,我们记得住自己从哪里来到世界,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离开世界。

古人造“坟”字,“坟”字从土从文,就是用土为人写下的最后的文字,土土为安,盖棺定论,不要奢想那么久远的事情——

三国时候曹丕说过:人有七尺之行,死惟一棺之土,惟立德扬名,可以不朽。

民间更为直白的话是:纵有房屋千万,不过是你暂时的居所,那个小小的盒子才是你永远的家……

与坟有关的还有一个字就是冢。冢字很像家字,区别就在那个点的位置。在“家”里:宝盖头就像是屋顶,头上的那个“点”就是冉冉升起的太阳,房子在太阳下,我们在房子中,于是便有了“家”。在“冢”里:宝盖上的那个“点”掉到了下面,就是日落西山,一片黑暗,人畜消亡,人土为安,于是便有了冢。“冢”是生命开始的源头,“冢”是生命终结的归宿。

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坟墓,我们看得见自己的路,磨难也好,幸福也罢,那都是人生最后一幕的小小演练,无论死神何时降临,我们都要微笑相迎谨慎相迎。

“人生其实就是一种死亡练习,但是人类何尝因为注定要死亡而放弃过奋斗”。

很喜欢柏拉图的这句话。“梨花淡白柳深青,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栏一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”。

很喜欢苏轼的这首诗。燃香,跪拜,缅怀先辈,想想人生,清吾心,明吾目。

逝者已去,生者坚强。人生看得几清明。



榕荫图 林潮光作

子欲孝而亲不在

□汪金友

大约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完成。但我从没有留意,他的刀子磨得快不快,他的胡子刮得净不净。只知道他的一生,仅有一把这样的剃须刀,一把很老很旧很钝、用起来很不方便的剃须刀。

我后悔没有给母亲买一副老花镜。母亲在1996年冬天离开了我们。我记得很清楚,当年的母亲,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都经常做一些针线活。但她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眼睛已经昏花,只是经常吩咐身边的孩子:“去,到前院老太太家给我借眼镜。”老太太的那副老花镜,已经缺了一

条腿,用一根线绳拴着,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度。但就是这样一副花镜,在老太太和我母亲的手里,不知来回回传递了多少次。

自己的眼睛没有花的时候,不知道花镜的重要;自己的胡子没有长的时候,不知道刮胡刀的价值;自己没有变老的时候,不知道老年人的艰辛。等到自己知道了这些,比我们更老的父母,却已经撒手西去了。不见父亲,钝刀刮脸的窘境;不见母亲,花眼针线的沧桑。

不是做不到,而是想不到。因为

儿女的思维,常常和父母不在一个轨道。你所思考,并非他们所念;你所报答,不是他们所愿。

世界上有很多珍贵的东西,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,并没有去珍惜,甚至常常忽视它的存在。直到有一天,突然失去了它,才蓦然发现,原来它在我们的生命中,是那样的重要和宝贵。子欲养而亲不在,是一种遗憾,也是一种悲哀。但愿那些父母仍然健在的儿女,早一点“顿悟”,不再留下这样的遗憾。

一年一度的清明节,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弥补孝念的机会。跪在距离亲人最近的地方,在心底默默地念叨:“亲爱的爸爸妈妈,你们好吗?这些日子,我经常地梦到你们,想起你们。今天我来看你们了……”

著名作家毕淑敏在《孝心无价》一文中说:“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,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过‘孝’的宏愿。相信来日方长,相信水到渠成,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,可以从容尽孝。可惜人们忘了,忘了时间的残酷,忘了人生的短暂,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,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。”

当自己想到尽孝的时候,当自己有能力尽孝的时候,父母却走了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孝而亲不在”。

我后悔没有给父亲买一把剃须刀。印象最深的,是在每到下雨天不用下地干活的日子,父亲就磨那把古老的刀子。一边磨,一边在自己的脸上试。这个磨刀的话险的过程,

流淌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血脉里,上至百岁老人,下至刚懂得人情世故的孩童,都会感知到孝善之心、敬祖之情,那是这一伟大民族之根。于是乎扫墓祭祖成了必须的礼节。

跟从前乱坟散葬不同,现在的坟墓都集中到了公墓或安息堂里。这些公墓或安息堂大都建在风光优美的青山绿水之间。一到清明节,众多的车辆,众多的行人就会

在这个时间节点上,涌向先辈们这块最后的安身地,鞠上几个躬,说上几句寄托情感的心里话。

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仪式,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却是很大的,先不说大量的车流人流在短

时间里出现在同一个地方,时不时地会使交通拥堵,还有那些焚烧着的纸钱,一不留神,会引燃周边的树木,因此,常有扫墓不当引发出森林火灾的报道。

扫墓是为了寄托人们的一种哀

墓前情思

□朱闻麟

思之情,是必须也是应该的,不过,现代人科学知识和文明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,大家已经明了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规律,所以,在祭祖的时候,你得前思后想,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想周到,既要达到扫墓祭祖的目的,又要让青山绿水长流,让自己的祖辈及长眠于此的亲人们安息,不要让自己一时的鲁莽和得意,毁坏了这一份好风光,空留一份遗憾在自己的记忆之中。